



天重七

譯者 白

著明特史

行發社版出摘文

世界著名小說
七重天

— 第一版出年三十三國民 —

— 第一版四年七十三國民 —

經售處	發行所	發行人	翻譯者	原作者
全國各大書局	文 上海北京路二六六號大樓四樓 摘出版社	賈開基	白	史特朗

角五元一十價定本基

• 有 所 權 版 •

七 重 天 目 錄

第一章	綠門	(一)
第二章	傑出人物	(二)
第三章	哀綠綺思	(三六)
第四章	姊妹	(四七)
第五章	機洞之會	(五三)
第六章	謝維龍神父	(六三)
第七章	狄雅娜	(六七)
第八章	佛耳密爾夫婦	(七五)
第九章	愛護	(八五)
第十章	奇哥的驚奇	(九七)
第十一章	遊歷	(一一二)
第十二章	天堂	(一二二)

第十三章	還在天堂中……………	(一三一)
第十四章	結婚禮服……………	(一四〇)
第十五章	消息……………	(一五六)
第十六章	一萬佛郎……………	(一六四)
第十七章	「我是勇敢的！」……………	(一七二)
第十八章	第四年……………	(一八三)
第十九章	十一月……………	(一九五)
第二十章	猶疑……………	(二〇二)
第二十一章	十一點鐘……………	(二一五)

第一章 綠門

「來，娜娜！來，狄雅娜！再過幾小時我們就要動身到教堂去了，你們還有晚上的全部工作要做哩！」

「是的，叔叔！」一個年青的聲音抑揚地服從地回答。

「哼！還沒有到我想做的時候！」另一個低聲說，這是一種不滿意的抱怨。

喬治·佛耳密爾轉過身來尖利地看看他的姪女們。她們正在花園角落里的小梨樹下和老狗阿米戲逗着。這是一個異常溫暖的黃昏，她們頭頂上正蓬勃着繁雪般的梨樹在春日盛開着的白花。

多麼不同的兩個頭顱！這對照似手使喬治·佛耳密爾驚異起來了。以前他雖然已經撫養這兩個孤女多年，把她們當做他自己的女兒看待，他却似乎從未發現過這事實。一個乖戾地高舉着，固執而驕傲的是那漆黑光亮似烏羽般的頭。另一個，帶着稚氣女孩的笑聲甩着的，是一圈耀眼的波浪般的金黃髮的頭。

但是兩個頭顱的區別還不止于此。甚至最大意的旁觀者也會感到的。佛耳密爾先生轉向他的妻子。

「范倫婷，這兩個是出奇地不同，」他說道，「好像她們不是同父母的。大的那個嫵媚——很難！很難！她像個劣性的馬似的，必得讓人緊緊地用韁控制住她！」

他的妻子正織着短襪，她抬起頭來看，輕輕地嘆嘆氣表示同意這話。

「但是另一個——小狄雅娜——」他嚴厲的目光從黑頭顱轉到金黃頭上的時候，突然像塊落到火上的冰塊似地融解了。

「啊！我們的小狄雅娜！」他的妻子微笑着喃喃說，「喬治，像是我們自己的親愛的孩子！就是她是我自己生的，我也不會比這更愛她了。」

「真話，真話，」他勉強同意着。「但是我們必不能叫我們的感情影響到我們的管教，范倫婷，」顯然地，任何的他那可怕的嚴峻的鬆懈都會使佛耳密爾先生感到痛苦。

「女孩們，立刻來！」因為她們還在那里嬉戲，他便又喚了起來。於是，狄雅娜甩甩頭把髮叢中的花瓣搖落，快活地走過來，同時娜娜不樂地越跟在後面。

晚餐剛才吃過——那是在露天中，小白農舍後面的小亭里吃的。這一家四個在溫暖的黃昏時分聚在小亭里吃了一頓晚餐。一頓簡單，但豐富的晚餐。湯，自然是——狄雅娜小主婦的傑作，洋葱湯。起泡沫的冷牛奶是裝在肥胖的罐里的，在狄雅娜看來，那個肥胖的奶罐就像是附近教堂里的教士——罐腹上的一條帶就像是一條袈裟帶，它的嘴巴可笑地翻轉朝着天

。還有麵包——大量的金殼的麵包，無盡地長。然後又來一道點心——喬治叔叔那天會到鎮上去過，他帶回家來一袋碎的糖製栗子，街上小販零售的那種——不是鋪子里圓而完整的價貴的，而是炒栗人揀出的碎的一種，這種比整的更爲好吃糖更多。而且那樣便宜，就是一個貧窮的農夫叔叔也能帶一袋回來。是的，那真是一種待客的珍品。

「那些栗子不甜美嗎，娜娜？」狄雅娜一邊動手清除亭中的小桌一邊嚷着，「這簡直是一頓正式晚膳！」

黑眼睛的娜娜由于年紀較長的緣故輕視着她。

「狄雅娜，你簡直是個小孩子！」他譏笑着，「這麼點小事就高興起來了！你不懂得什麼是世界和世界的歡樂！但是，」她低聲地加上說，「你就要知道的！」她移近她，小心地投目四望一下，看她的叔父嬸母在聽她們沒有，然後看他們確實沒有的時候，她低語道：

「我的計劃快要完成了！現在，我們就快走了。準備着一得通知便動身！」

較年輕的女孩驚得寒戰地退開去，似乎那低聲而有罪的低語使她嚇壞了。「娜娜，你說什麼？」她大聲喊道，「不！不！」

聽到她的喊聲，正坐在亭那邊一個矮椅中平和地繼續着織物的佛耳密爾夫人抬起頭來看；和她一起，坐在旁邊一個凳上抽着飯後雪茄的先生，也轉過頭來警覺而強項地注視着女

孩們。

「閉嘴，你這小傻瓜！」娜娜咬緊牙關極力放低聲音說，同時她像刀樣的目光直射到她妹妹身上去。「噢，那麼你是不願意洗這些碟子的了？」她故意使兩個旁觀者聽見了，責罵說。

「可是我要洗碟子！那是我不在乎的，」狄雅娜反抗說，她沒有看出她姐姐的耍狡猾，所以她認真地而且以她坦白性格中賦有的誠實回答着。

叔父和嬸母，回到他們的報紙和織物上去了，他們樂意讓女孩們自己去解決她們的口舌之爭，這家中的年青人是可以依自己的方法去作事的。於是狄雅娜把碟盞從小亭搬到廚房去，而娜娜只陰沉地隨在後面，順手拿起牛奶罐，或是麵包，這只是爲了表現工作而已。狄雅娜快樂地哼着的歌聲和她輕俏的足步伴着工作一陣清風似地飄過，但是怒視的娜娜却很少動手。

等兩人單獨待在廚房里的時候，娜娜又提出了她的討論，同時狄雅娜準備好了滾燙的肥皂水，取下可愛的白紗布帕來。她把袖子捲上細小年青的臂膊上去，把雙手插入水中。娜娜並不動手幫忙，她把手擺在臂部上，支着肘，頭部兇惡地抬起，站着看她妹妹的迅速動作。

「原來！你就滿足于這種討厭的農舍的生活——在一個令我們奴隸般地操作的窮人家裏

，你是這樣的嗎！」娜娜用的我們二字，似乎並不和她的實際動作相合。

「啊，這兒有一位名叫柯琳娜媽媽的好婦人，」坎雅娜唱着，「噢，我是夠快活的，」她回答娜娜的問話。「我喜歡這老好房子——牠就是家。我愛叔叔和孀母，當我們做了無依無靠的孤兒之後，他們收養了我們，使這里成爲我們的家。想想看，娜娜！」她叫起來了。「如果沒有他們，我們會變成什麼？我們可憐的心碎了的媽媽——她能有什麼辦法？我們的爸爸——貪樂，與頭好的——不壞，起初當然是的，但後來受了壞同伴的影響，不但成了一個冒險家，而且也成了賭徒。」

「哼！」娜娜反唇相讖道，「那至少他曾從生活中得到了些樂事！有機會的話，他是知道怎樣去享受那些樂事的。看看這個和我們住在一起的頑固的老加爾文主義者——」

「娜娜！娜娜！不要這樣說我們的叔叔！當然他是嚴厲的，他叫我們不情願地多上幾次教堂，但是——」

「不情願地多上幾次！好天爺！一天四次！你以爲這就是叫我虔誠的方法嗎？這簡直幾乎叫我去見鬼，讓我跟你說！一天四次！對，這就是決定那事的原因。我不要再忍受下去了！」

「娜娜，你太不知感恩了。當然，這里的生活很可憐，因爲我們叔孀的景况是不好，但

至少我們是舒服的——我們可以得到我們需要的一切東西。范倫婷孀是最親愛的，最甜蜜的孀母——就和一個母親一樣。至于喬治叔——當然他虔誠得可怕，有時候嚴厲而煩人，但是在這一切之下——喝，他有個多麼好的心！」

不知不覺說出這話的狄雅娜，並不比一個孩子大多少，她是一邊把細長的小白手臂深浸在水中忙碌着一邊說出的。聽她的話使人感到悽愴——想想看，什麼樣的黑影已經在她的路途上遮擋過了，她是怎樣地完全明白這個。可是雖然如此，她的赤子之心還是會表現出來。

「啊，這兒有一位名叫柯琳娜媽媽的好女人，

她敲着門，我說請進。」

她繼續唱着，她的工作從未片刻中止。娜娜也繼續旁觀着譏諷着。

「我要為我們兩人了結這種生活，」她說，「當我了結了——當我帶你到外面的世界中去之後——你會感謝你和我的命運的。」

「姑娘們！姑娘們！你們準備好了嗎？你們的叔叔要動身了，」范倫婷孀母快樂的聲音進來了，跟着她走進廚房來。「我親愛的，洗碟子要不了你們這麼久的時間的——要是兩個活潑年青姑娘一起洗的話。」

狄雅娜掛好布帕，開始道，「但是我不能弄得更快些，如果——」

娜又用她如刀般的目光射她了。「狄雅娜總是慢的，」她對婦母說。狄雅娜噤口無言地站着，她看她姐姐時的眼光直是一種恐怖的眼光。

×

×

×

村里加爾文教徒教堂的晚禱已過，信徒們回家去了。佛耳密爾先生和夫人莊嚴地走在他們姪女前面，爲了確保他們靈魂的得救，他們每日要在這條路上走過八次之多。如果加爾文能親自看見這虔誠的一對人兒，他定會讚許他們的。但是范倫婷絕不會得到人們特別的同情，她的嘴太溫柔，她的眼睛也太喜樂了。她說出的每一個字都是溫和的，她具有一種溫暖快樂的氣息。被她的銀髮——她的淺棕色髮里已經顯露出絲絲白髮了——披覆着的前額上的皺紋也似乎流露着一種溫文的精魂。她的丈夫有一次在發怒的時候，對她宣說道：「范倫婷，我相信你連魔鬼也會原諒的！」

但是喬治叔！這可是一個透心透骨的加爾文主義者。他是一個中年的高個子，由于他的嚴峻的挺直身體，他看來似乎更高點；他有着一副直線的緊閉着的唇，長垂的肩，端謹的鼻子和不屈的下顎。他歷來就是主人翁，對於這點他的妻子曾說過，在他們結婚後的這些年中，「我毫不爭執地服從。」尊榮的靈魂向他要求，同時也向別人要求毫無過失的行爲。

兩個孤女所要求父母般的照料就是從這樣一對夫婦身上得到的。她們自己的賭徒父親和

心碎的母親是早已逝去了，只留給她們以朦朧的記憶，或是片段的鮮明回憶。沒有兒女的佛耳密爾夫婦一致對她們打開了他們的家。他們是貧窮的，他們屬於那最以貧窮爲苦的階層，因爲他們受過教育而且文雅。但是他們很夠供得起這兩個無家可歸的孩子。

年齡較長的娜娜，從頭起就表示着某些她父親的最危險的性格。她有一種醞釀着的恨的精神，和一種無法無天的感情衝動。她那高高的意志，由于年齡較長的便利，用一根鐵棒統治着溫馴的小狄雅娜。狄雅娜要愛她，但是受到了拒絕；她努力取悅于她；服從她；而且總是怕她。

狄雅娜的這種性格是由她母親得來的。它就像一朵花似地坦白，愛好陽光和快樂——同時也像一朵花似地脆弱，會被第一下打擊擊碎。狄雅娜在家庭之愛的溫暖中繁盛地開放着；如果取去這種溫暖，將她暴露于世界的暴風雨中，會發生的事是能令人不寒而慄的。

這兩個緩緩地走在叔嬸後面。娜娜乘此機會低聲報告道：

「狄雅娜，今晚上我要到酒店去。我在那里結交了一個新朋友，他答應幫助我們。如果他們闖我那里去了，一定要說去餵阿米去了。」

狄雅娜祈求地看了她姐姐一眼。「不要——不要再叫我說謊了，娜娜！」她懇求，「我恨說謊。說謊就像是把白布染髒一樣。」

「呸！小傻瓜！哼，那麼如果你要耍個不公平的話！但是記住：時間是飛逝不再的，傻事是無法挽回的！」

「我！我不以為我能和你同走，」狄雅娜遲疑地說。

「你不要看看偉大的世界和它一切的光，人們，美麗衣服，音樂廳和快樂的餐館嗎？」

「是的——當然我要！」狄雅娜的眼睛像一個聽到神話的孩子的眼睛似地睜得大大的，

「但是——但是我害怕，娜娜！」

娜娜又「呸」了一聲。又把她叫了一聲小傻瓜。不過她是一個有用的小傻瓜。她能做飯也能縫補。娜娜倒不想去開她。

被鏈繫在梨樹下的老狗阿米知道什麼時候娜娜走來。牠是她的同謀者，她忠誠的同盟者，他知道她的來去——在奇怪時候的來去，她來時牠也絕不叫一聲。現在牠看見她溜到了香花叢圍成的幕後去了；這是在晚膳之後的晚上。

「是的，」阿米沉思着說，不論牠會不會說，牠的意思總是如此的，「她按照她叔孀的意思到這里來餵我。她將給我一塊肥美的煮骨頭，那是事實；但是她的本意所在却是牆上的那道小綠門。她算得是我一個好朋友；我絕不吼叫。」

在頭天晚上，娜娜放棄了她到酒店去的企圖，因為她怕她妹妹因害怕撒謊而出賣了她。

今天晚上她留心着不去警告那個不給人方便的忠實的狄雅娜。她告訴大家說她去給阿米晚餐，只有阿米是惟一知道她溜過那道小綠門的。暮色近了——她將溜出去——穿過小巷——走過草地——經過小林——最後是像動物似地蜷伏在長長的海牆旁邊的酒店了。酒店！娜娜的世界！她在這裏窺視到了那邊的大世界的一點。這里有笑聲和酒。人們聚集在這裏飲酒，吸煙，紡織着他們在一個小地球上的旅程——如果有一個露出在緊褶衣和襯裙之上的新鮮年青面孔到此地來加增他們的樂趣的話，那當然更妙。男人們摸摸你的下巴偷一個吻。如果你的髮光亮得像一片黑鳥羽，男人們是喜歡你的髮的，他們也喜歡你的黑眸中的閃光。在家中陰鬱得像烏黑的雲的雙眸在酒店里可以對一個男子變成一種魔鬼的微笑。……

又是異乎尋常地熱，晚餐依舊在小亭里吃，今晚不是樸素的家庭便飯而是宴會了，因為來了一位客人——斐力克斯·白朗德，村中的律師，佛耳密爾先生的一個特殊朋友。佛耳密爾夫人曾經考慮過，爲了招待客人，殺一隻小雞還是殺一隻兔子呢？後來她決定用兔子，於是她在作料中加了許多酒，因爲白朗德先生有一次告訴她說，在他所有認得的女人中，沒有一個是比她更會調理這種美味的。晚餐中有從園里摘來的最新鮮的蔬菜，狄雅娜的洋葱湯。現在在暮色中，在下面花園里，兩個男子一杯一杯地傾倒着黑咖啡，小杯白蘭地酒和無盡的強烈雪茄，同時他們縱談着航程，貨運和投機事業。娜娜溜開去的時候，覺得這些只是愚僕

的談話而已。至于說這些對她的將來有什麼意義的話，她是絕未想到過的。

「珍珠怎樣成長起來的，倒是件很有趣的事，斐力克斯，」佛耳密爾先生說，「奇怪，地球上——邊的需求怎樣地突然增加了另一邊的供給。歐洲的婦女們越來越愛戴珍珠了，這刺激得經售商到南海去找珍珠。一陣時髦癖，人們的幸運也捲到漩渦里去了。」

白朗德先生極感興趣地傾聽着。「我的妻子曾說她需要一隻珍珠戒——甚至我質樸的妻子！但是我却看不出來，這事曾影響到貿易風氣的轉向。」

另一個點點頭。「是這樣的。各種各樣的女人現在都在希求這種寶物。從前珍珠是只有高貴婦女才穿戴的。但是今天如果那個有筆資財投到這種新興事業中去的話，他就會走運的。甚至一筆很小的款子可以在極短期間內變成兩倍，三倍。」

的喀，的喀，佛耳密爾夫人的織針移動着。談話也繼續着。狄雅娜獨自在厨房里，叮噹地洗着碟子，她的明朗年青的聲音唱道：

「啊，這兒有一位名柯琳娜媽媽的好婦人，

她愛真理而憎恨罪過。」

在丁香叢下，老阿米滿意地啃嚙着一塊多汁的骨。暮色加重了。高瘦罐里的黑咖啡冷了一。夫人現在觸摸地織着——因為天色太暗已經看不清織針的緣故。狄雅娜在厨房里點上了一

支燭，它的火焰在她的深金髮上投射着交織成漂亮蝴蝶似的光線。從男子們的雪茄上裊裊上升到暮色中去的烟就像是細小的幽靈。雪茄的香味和丁香花散出的香味攙合起來了。夜色更濃密了。

娜娜從花園牆外的小坡上回望，她可以聽見黑暗花園里男人們悠然談着話的深沉剛毅的語音。一切都隱沒了，只有一個光亮的地方——廚房窗口，那里面的狄雅娜的年青面孔和她的漂亮頭髮被燭光照得明亮亮的。連娜娜都感到這幅畫圖的美了。

「哼！」但她再使自己相信道，「隨便誰都可以告訴你，他是更爲喜歡黑髮那樣的！」她逗留片刻以便證實自己的估計。是的：她的叔父和朋友一定要談到幾乎午夜時分。然後喬治叔會毫不夢想到兩個女孩子沒有在她們自己屋里，就逕自上牀睡覺的。范倫婷姨也許會溫和地問狄雅娜，娜娜到那里去了，狄雅娜會回答說她餓阿米去了，那麼孀母也就會靜靜地上了床。娜娜會說過她疲倦了，她一定是先去休息的。當狄雅娜上了床發現床上無人的時候，她也不會說什麼。至于阿米——不論什麼時候她回來，牠也會保持靜默的。只要對聰明的阿米說聲別響就夠了！

娜娜步進草場，沿着黑路走過小林，最後，她看到了從酒店中透射出來的光。

「啊哈，這里，我的黑美人！」她一走進室內，就來了一聲濃密烟草氣味的歡迎，當招

呼她的男人走向前來把手放在心上，假裝高貴地鞠下躬去的時候，人們便粗魯地哄堂大笑起來。

雖是外表粗俗而荒淫，他却比在場的其餘人們更爲有種巧辯的神色。他的日灸風吹的面孔，他的看得遙遠的目力和他的姿態都表示他是一個航海的人。他的舉止中有種吸引許多女人的統治支配的風采。

娜娜雙手擺在臀上，把頭一甩，眼一閃，反問道，「誰說我是你的黑美人？」一聽這話，這羣歡樂集會的傾倒着酒精的喉嚨又爆發出了一場大笑。

「那麼——你拒絕我卑屈的追求了！」男人喊着，歪歪倒倒地跪下一膝去繼續表演。

「最好別用下跪來嘗試！這不是你的那行！」娜娜敏捷地說，又是一陣大笑歡迎她下流的機智。呵，只要她一到來，酒店里就會有一陣子樂的，雖然表面上她是來拜訪她的好朋友，店主的妻子瑪麗的。

男人們轉回到他們的酒杯和談話上去了，對她表演的男子走到她身邊，低聲道：「我有些話要獨自和你談一下，」然後他把頭向樹林那方略微一動加上說，「十分鐘之內。」

她用嘴唇表示了一個「是」字，然後轉過身去和瑪麗閒談起來。十分鐘後她借口有事離去酒店，在林中會到了那個男子。他粗魯地一把握住她的手臂，引她更深入林中；樹林中濃